

>市井

爱而不得的猫

□ 吴硕累

我在小院的一角修了一个小池子,用于蓄水浇地和养莲之用。但是,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我和先生就去买了九条锦鲤投放其中。顿时,池子就灵动起来了。从此,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份牵挂和喜悦。

每天清晨醒来,都要跑去看它们是否安好,欣赏它们曼妙的舞姿。先生也特别欢喜,也时常站在池边观看,就连90岁高龄的公公婆婆每天也要去看好几趟。看着它们甩着尾巴活泼欢快的样子,我们也不胜欢喜。

起初,它们的胆子很小,只要我们一到池边,它们就“刷”地一下潜到池底,慌乱地钻进我们用鹅卵石为它们搭建的“凉棚”里躲起来,好半天都不敢出来。慢慢地,它们的胆子大了,竟然肆无忌惮地在我们面前嬉闹。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一会儿浮上水面,一会儿又钻进水里;一会儿藏在这块石头下,一会儿又躲在那块石缝里。它们给院子平添了太多生趣。

不知为何,小区里有许多流浪猫,而且都是土猫。它们三三两两地从围栏的缝隙里窜进来我家院里“做客”。在院里戏耍翻滚,追逐打闹,仰面朝天地晒太阳,肆意妄为地伸懒腰,有时还爬到树上荡秋千,如同我家养的一般。有时,在院子四周这里嗅嗅,那里嗅嗅,似乎在找老鼠的踪迹。

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书包都不放下就跑进香味扑鼻的厨房。奶奶总是笑眯眯地一边点着我们的鼻子说:“馋猫鼻子饿猫儿尖。”一边顺手拿一些爷爷和父亲的下酒菜给我们,如花生、洋芋皮(土豆片)、莽丝、小干鱼等。长大后,和猫接触多了,渐渐明白什么是馋猫鼻子。

记得奶奶养过的一只黄猫,嗅觉特别灵敏。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它喜欢吃的食料的味道。有一次,弟弟捉回来一些小鱼给奶奶做鱼干。奶奶就把小鱼放在厨房,并把它们藏好。大黄猫和妹妹在院子里玩耍。突然,它朝家里飞奔而来,在厨房里翻腾,一会儿,几条小鱼就到它的肚里了,连骨头都不剩。这馋猫的鼻子可真是了得!

你看,当我把锦鲤投进池里,这些流浪猫就寻着鱼腥味儿来了。最早发现鱼儿的是一只大灰猫。通体浅烟灰色,无一丝杂毛。它钻进院子,径直朝着池子走去。它翘起高傲的尾巴,一边流着口水在池边转,一边用那贼眼紧紧地盯着池里的动静。它在寻找时机和有利位置。一条小黄鱼游到池边玩耍,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只见大灰猫俯下身,伸出右腿,敏捷地抓下去。小黄鱼灵巧地避开了。就要到手的“鸭子”飞了,气得大灰猫在岸上龇牙咧嘴,胡须竖起,瞪着一对大眼珠直喘粗气。后来,其他的流浪猫也来试过,但都没有得逞。特别是那只小花猫,全身的毛是灰白相间,身子娇小,叫声稚嫩,见到我总要警惕地看一看,生怕我伤害它。它进了院子,也是径直右转,跑到池子边,翘着细细的小尾巴,踩着细碎的步子,在池子边转来转去,还不时地舔舔嘴唇两声。随后,它踩着池边的花盆,俯下身,想抓小红鱼。只见它身子摇摇晃晃的,差点就掉到水里。它急忙收住脚退回来,气得团团转。

最搞笑的要数那只大白猫了。它身强体壮,四肢健硕,眼珠似两颗大玻璃珠。粉红色的嘴边翘着几根长长的胡子。它每次来,总是在池边慢慢悠悠地踱着方步,又粗又长的尾巴时而翘着,时而耷拉在后腿间。有时,它干脆坐在池边,望着鱼儿,似乎在欣赏它们的轻舞,又似乎在寻找抓捕时机。但是,鱼儿们就是不上当,总是在池子中央欢快地嬉戏。它觉得没戏,索性站起来,伸个长长的懒腰,纵身跳进菜地里,愤怒地用前爪使劲地刨土,摆出一副掘地三尺也要抓到你的架势。刨累了,又使劲地拉长身子伸个懒腰,然后扬长而去。还有大黄猫和老黑猫也很有趣。这个小小的池子,却让它们各显神通,但它们却没有“神”起来。可是,它们依然不甘心,每天总要来池边转一转再走。

爱而不得的猫这样,很多人不也这样吗?甚至,人类对待爱而不得的东西或者人,手段更加高明和残忍。反观之,人类还要向这些动物学习。

爱,不是非要占有,而是要给它自由。

>地理

洱海记

□ 陈泽

海菜花

海菜花,被誉为洱海水质的“风向标”“晴雨表”,对生存环境要求极其严苛。历史上,洱海被污染,蓝藻取代了海菜花,看上去一片绿油油的水华,加重了人们心底的痛。

持续不懈的源头治理,让洱海涅槃重生,也让消失的海菜花随春风回归,成为一道美艳且诗意盎然的风景。

伫立岸边,看洁白的海菜花开在蔚蓝的湖面上,微风吹来,起伏若舞,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说,海菜花不仅是母亲湖上人们熟悉的景致,而且成为了一代接一代治理洱海的人们难以抑制的自豪、荣耀与慰藉,也是动力、信心和希望之源。

我赞美洱海,是从海菜花开始的。它的圣洁与吉祥,像母亲湖一样,只能呵护而不可轻慢亵渎;它对母亲湖的眷恋,如波光中闪烁的月亮,明澈纯粹,又如十九峰之上的皑皑苍山之雪,沉郁耀眼。

海菜花娇艳也娇贵,却不矫情媚俗。它与洱海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相互媲美,和谐共生,像洱海的渔舟唱晚一样被人讴歌、寄情和抒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是一道天然美食,与芋头之类的食材搭配同煮,成为食客交口称赞的悠悠乡愁记忆,是大理传统特色饮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

下和湾

入冬,下和湾的水杉红似枫叶,使得洒在枝叶间的阳光,有一种别样的清朗。穿行其间,风轻光柔,说不出的愉悦与温暖萦绕于心,不思量,已难忘。

下和湾是洱海的一处河滨带(滩涂湿地),它与洱海的其他滩涂湿地一样,守护着洱海的肺,汲取天地之灵气正气,让其吐纳净化功能日益强大,永葆高原明珠之活力魅力。

下和湾也是人工系统治理和修复洱海生态环境的样板或示范工程之一。如何治理和修复?按照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截断污染源,包括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恢复、扩大、巩固湖滨带生态植被,增强自身过滤净化功能,努力达到“不让一滴污水流进洱海”之目标愿景。

在下和湾现场,我看到了人工治理和修复洱海湖滨带生态环境的痕迹,已经较好地融入了自然滩涂湿地的体系之中,油画一般堪称完美的风光景致,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无复他顾。

离开下和湾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来的,会一如既往地穿过大片水杉林,沿着木质廊道走向滩涂湿地,看水天一色间鸟儿翔集,啁啾有声;也让一度逼仄桎梏的胸襟敞开,再敞开,接受自然万物的浸润、熏陶和洗礼。这,无疑是洱海给予我的最好的治愈与抚慰,没有之一。

苍山十八溪

苍山有高耸入云的十九峰,也有欢快奔流的十

八溪,山水相依,福泽一方,这就是大自然的奇妙造化,可谓阴与阳的轮转互补,相得益彰。对于洱海而言,苍山是不可割舍的一个有机整体。换言之,离开了苍山,洱海便不复存在。两者是彼此的福祉,相互依存,亦相互给予,亿万年如斯,孕育了有口皆碑的风花雪月,诞生了多少隽永不朽的人间辞章。

将苍山十八溪看作是洱海活力无限的动脉血管,我以为形象且贴切。多年前,我曾到访过苍山脚下部分溪水流经的箐洞、村庄及河道,不止一次被沿途村民悉心呵护、敬畏溪水的精神所感动。村民说:“这来自苍山的清冽之水,不仅是洱海的源头活水,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保护它,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生存发展的故土家园。”

保护苍山十八溪成为了当地村民的一致共识和自觉行动。如今,苍山十八溪流经的箐洞、村庄、河道,都有相关的防护管控措施,溪流一路蜿蜒而下,潺潺有声,水质清澈有光,人见人爱,它们如思念故土的游子,不约而同奔向母亲宽广温情的怀抱。

人们赞美十八溪,颂扬苍山对洱海的深情挚爱;反过来,看到高原明珠洱海如诗如画的风光景致,也不会忘记将崇敬钦佩的目光流连于高耸绵延的巍峨苍山。唯有这样,方不负苍山洱海的造化与恩赐。

在洱海科普中心参观

在洱海科普中心参观,犹如置身洱海宏阔深邃悠远的“博物馆”,洱海的前世今生一一呈现在眼前——

洱海的成长经历了350万年的悠悠岁月,在距今20万年到一万年间,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洱海。

洱海,古称“叶榆泽”“昆明池”“西二河”,因湖形似人的耳朵,称洱海。

洱海北面的“一河二江”(弥苴河、永安江、罗时江)、西面的苍山十八溪,是洱海主要的补给水源,占比总计超过90%。

有一些史前人类居住在银梭岛以及毗邻洱海的湖滨台地上,过着捕鱼捞螺、狩猎采集的生活。考古学家将生活于洱海周边的史前人类命名为“洱海人”。

“洱海文化”跟“滇池文化”一样,是云南主要的史前文化之一;洱海是云南文明的源头之一,是白族的发源地,白族文化的摇篮。

我为洱海的前世今生惊叹,震撼,融入,吸引至深。我能够想起的属于她的一些文字,最终变得散淡游移,苍白无力。我唯有缄默,在一些栩栩如生的标本或如临其境的景物前长久停留,徘徊不前——有时候,表达敬意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无言,也最具穿透力和感召力。我笃信洱海经历了350万年的喧嚣、跌宕、裂变、重生之后,一定归于寂静畅达之美;也笃信极致的浩瀚,便是终极的泰然与守恒。

一枚枚史前的石头,内心汹涌着澎湃的波澜与光芒,在我靠近并凝视它们的时候,给出了我想要的答案。

>诗苑

偶遇老杨

□ 谭成举

偶遇老杨前

我先偶遇一栋房子
除了瓦,其余部分都是木质的
雕了花,做了漆,上了油
在冬季阳光照亮的大山里
特别抢眼

老杨正准备上山去
他说,他是农民
种粮食,种蔬菜,种药材
种无污染的日子
他还把子女种在大都市
花开商场,果结业界
有空时,他也种房子

这房子就是他几年前种的

他还指给我看
这里,那里,再这里,再那里
都是他帮百姓种的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
那些房子生长在大山里
实在是精美的点缀
再看老杨,满脸的惬意
像极了这大山里醉人的冬色

但我觉得,老杨骨子里却是画家
专画点睛之笔的那种
他的睛,点在大地上
也点在百姓生活的日常里